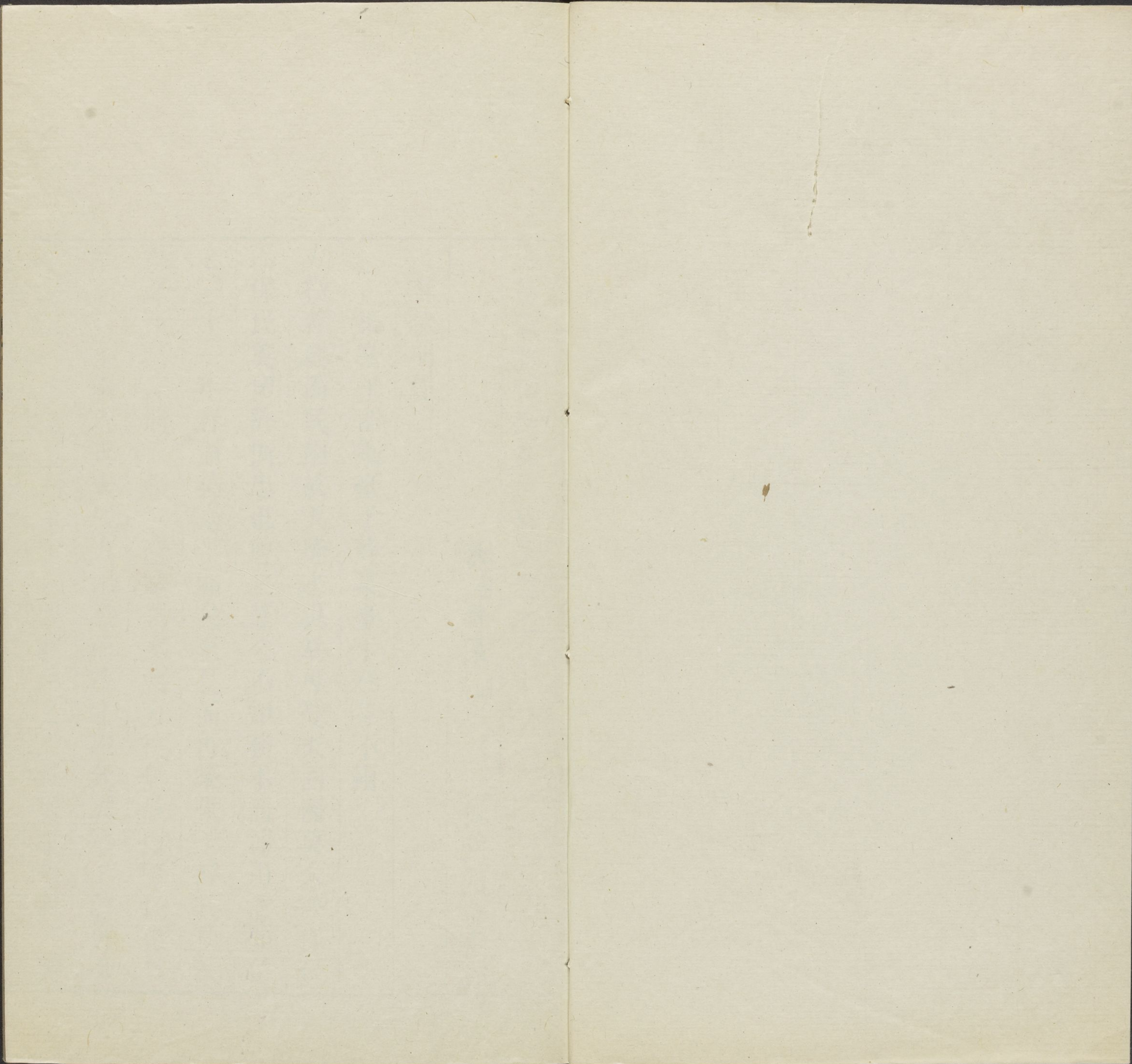


2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22 1932

~~3121/83~~ T5403/83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齋孫

孤嶼元奇重粹

春秋明經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力役荐興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爲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卽位之三十二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臺于薛其秋又築臺于秦三時而築三臺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

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嘗觀于莊公之經矣
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于大無麥禾則其不
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
旱蝗螟之災也而至于倉廩皆竭况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
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爲之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
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天豈以爲觀游之所
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遠則是爲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
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頰而相告其何以
爲國乎故當卒歲于祀之時旣已築臺于郿矣至舉趾條桑
之月又築臺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亨葵及菽之

民而築臺于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
盡則懟怨懟之氣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沴于上是以不雨之
應遂見于二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
上而滯從其欲哉今茲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
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
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爲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
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
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臺而不雨矣
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爲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爲矣
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

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爲而况以不道行之者乎鄭憾魯之後已而挾齊衛之君爲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爲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胤衛者康叔之後而

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爲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今也木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界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爲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旣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爲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歷周公之封境以快心於一戰尚爲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爲此戰也則其動衆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

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爲耶方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于兵革矣復何嫌隙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出中盟何益哉徒兄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齒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爲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殫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漸盡而天下變爲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云

于戚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會矣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

無乃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于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于後則晉之所以爲伯主者可知矣

云

昔者桓王不討宋魯而伐鄭以致繻葛之敗王綱始大

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爲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篡兄則相與爲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滌祭洩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爲之合七

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爲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瓶之怒起于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僭竊之剽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愬治其舊惡告于諸侯復術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于戚之會旣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

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于蕭魚
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
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
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于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
能焉惜哉他日樂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
射入于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競爽而
靖公廢爲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于戚之會可勝憾
哉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禮各
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閔
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
冰之兆也其可以爲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
子以爲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
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爲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
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爲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
以致妾母縱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
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
焉嗚呼周公之衰矣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况又爲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者其食邑也自鄭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

能使其衆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况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卽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爲不敬魯爲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歎也夫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于廟廟之遠主常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反虞虞主用桑則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已意行之先王之制紊

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爲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吉禘于
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
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
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于寢而非宮廟遂用盛樂而行吉
禮三年之愛忘矣爲子而忘三年之愛是不有其父也是事
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
見其用吉之早也曰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
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
已過乎期三月矣過其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
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爲微而忽之慎終之意
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爲子也是事也積惡之
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其日焉而
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
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
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于師曹人
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
立于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
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
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
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鄭

則非有大罪也明矣若鄭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
鄭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
謂不墜其世德矣觀于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
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
自者而書自鄭則知其爲待放也曹無大夫唯公子首以鞶
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
于鄭則非叛也自鄭出奔而不以鄭繫之曹則與宋華亥向
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
矣抑嘗論之國之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
維鵬在梁刺于詩人乘軒三百數于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
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于
宋然後白雁來而公孫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于
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踰河蹈海而知魯觀春秋
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疆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爲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
衰而外彘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爲侵宋之舉
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于厥貉以與晉
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

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于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
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峭亟之
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
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荆楚之
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爲憂而以秦狄黨楚爲憂者何哉蓋
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荆旣盛于南而秦又起
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強競爽不弱一箇焉晉之世伯不易
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狐而狄遂侵
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咎何其不約而同
耶南彘與北彘交中國不絕如綫可不懼哉况於晉君冲幼
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蠻荆之禍心救鄭不及楚
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强而北
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
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爲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
是非而惟以報復爲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
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爲彘之行春秋
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爲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
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爲侵掠而豺狼之毒寢不可遏是
役也非特爲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
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

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變爨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于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于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進楚于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卽楚謀我則秦之黨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麋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爲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污於荆蠻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喟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爲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夫兵聖人之所惡而况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旣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爲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爲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

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運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
諸侯各自爲黨以奸詐爲仁義視殺戮爲尋常侵奪紛紛莫
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
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擣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
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境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
國旣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
不過乘時微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
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
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旣伐戴而圖之
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徂於入鄭之
役謂己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
應其內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爲好兵毒衆者之戒矣
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
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
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
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于魯而
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爲矣不知
宋魯之黨旣離而郟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
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
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邾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邾之不會伐宋於是託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於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繻葛王非諸侯之敵者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邾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逆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

爲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邾果欲尊王室哉觀繻葛之一戰可以究其姦雄不道之心矣夫邾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召邾而邾不與非邾罪也鄭莊以其嘗爲王之卿士而託於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邾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師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充足信其入邾之爲矯矣不然鄭方糾逃王慝何至自受王師之

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
繻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
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爲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
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堅
冰至矯制入郕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
入許於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繻葛之舉矣自繻葛以後
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啓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爲也
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
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椽父者亦寤
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
夫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
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
禮矣况以中華而用葬俗以葬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
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
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
而貶稱子秋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眾也入者不順之
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彝以小事
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

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斃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并吞並起弱肉彊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彘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彘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已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彘禮遂從

而彘之以見杞之自絕于中國也田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國以爲援其情亦可矜也而况於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爲是僕也乎威儀交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正言公與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之氣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爲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二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矣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

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
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鄆子而
防亂况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魯之
庸愈於杞乎不省已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
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

云

云 晉士燮盟于垂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
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
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晉而魯受其辱
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

殺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
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
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
所當專况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
邾盟茂隱公實肇其端至于浮來之歆降尊從昇于折之盟
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
朔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歆魯又不祥直至後幽
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王
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况與國乎襄公
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

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絕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耻之君子亦耻之也至于垂白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戚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穀主六盟是晉褻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故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九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父之盟而後有垂白之盟晉有處父士穀而魯有公孫敖相視流延相視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白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抑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書名氏書于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魚之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于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彘猶衰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彘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彘夏盛衰之大機也夫外彘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于彼而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攻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以見中國之不振自其始也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晉彘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彘狄猶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剋伯之時荆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後荆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駭駭乎強大

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獻捷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來楚人不敢北嚮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彘盛衰之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急之師誰之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此亦何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後強彘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而觀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知義而慕之

者哉不過借此以爲規覈之計耳春秋之
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
而稱子以蠻荆之得與齊晉並有自此
田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
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邲之戰首足遂
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曰來聘之舉
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復
以從此而凡設得書爵耶愚請爲之說
皆稱子若曰滕之淪于葵秋自桓始也
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于中國自魯
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
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爲非
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
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爲異何哉魯桓
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
聘問爲禮而施于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
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嘗謂春秋之作
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僭則

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春秋天子之
 事也安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魯桓篡隱而
 奪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之暴明其惡
 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之隣國之所
 當舉法也况於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之奈何不
 修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修好人之反其之
 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明禮施
 于不當施之人也桓篡隱而有其國之之大變也之
 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之
 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况於豐年之瑞當之

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之三
 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之有之者
 書曰有年是謂瑞降于不當降之之春秋深明天人之理
 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葬猶和也
 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宣公修聘之類也
 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夫一子之失之
 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之放矣之
 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之桓公之
 八年大水益災每見于經而僅一有年之八歲之之
 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之天為良而有之

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與於蒸麥之禍
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望國以非禮爲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禮
而爲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而
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爲別立宮以祀之
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爲之
公忘其父之仇爲築王姬之館于外亦自以爲得禮而
其恃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爲其所不當爲者
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爲其母不
尊慈母與妾母不以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况
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
與同國九族之仇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况以父仇而
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
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
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
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前
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爲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
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
公雖不敢射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

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共戴天之仇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築王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喪之禮築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于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行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齊則書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追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安得不深謹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之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在臺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矣晉悼公登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

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最爾莒乃莒之
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
焉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吾嘗觀于齊桓公
矣方其伯之盛也攘葵秋恤與國糾逃王愿如恐弗違何也
勤耶至于葵丘既盟忘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地
于傷之以爲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綠陵之城救徐之役也
不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白晝於服鄭也人
葵丘爲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爲悼公勤怠之
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闢宋彭城以治外
而復伯之權與已在此矣由是而諸侯和諸狄三分四

以待來者其勤爲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
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
盡善矣於是乎肆青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侯禁侵掠
旋繼于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卻擔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
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
鄭之後遂自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謀我盍亦預爲之防
乎今也徒知一鄭之服爲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爲可憂蓬
蠱有毒况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表
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耻矣比及明年僭
陋在葵之莒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晉之同姓事晉

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又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贇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罃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惑于荀偃師曠然駸駸不振而溴梁之兆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直書之亦可見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况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于嵒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况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紛而莫之禁以奸宄爲仁義以殺戮爲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

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
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
於己自反而有禮焉則修文告以御之不得則告于天子請
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於雍丘日遷舍
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割其衆而異於解圍祝禽者矣
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愛帥師
取鄭師於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
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
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于經夫向巢欲盡
平元之族而圍嵩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嵩而圍

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
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
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
直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
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夫國以民爲本君子之
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况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
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難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
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
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

之文不見于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
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于
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傷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
無王觀宋皇瑋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
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仰孫羯會晉荀盈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爲可鄙而肩身要信爲可
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今晉之
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諸侯以私其母家
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來聘來聘所以拜城杞

也未幾而杞子又以來盟至魯來盟所以拜杞田也此事以
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慊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
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
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刑封衛天下翕然以存
亡繼絕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刑
侯衛侯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刑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
爲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爲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
伯號令諸侯非弱於齊也而城杞之後僕僕焉來聘來盟之
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杞女也杞於是時
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於大國以

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成母家詩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况於晉乎今晉臣彪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版築于東樓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棄同即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爲伯主當時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當爲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甫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既成其國又治其田使晉命之出于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今瘠魯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繼于朝府

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不守中華之禮而用葬俗焉夫以士田之故親辱于是徇利也以先伐之後而變于葬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國乎嗚呼晉以城杞之故而來聘杞以得地之故而來盟則伯主之所以爲伯主杞子之所以爲諸侯皆可知矣春秋於城杞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動眾之罪而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杞子來盟杞稱子賤之也蓋嘗攷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政于中國此何時耶平公舉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于號之會再讀舊書于申之役楚主中夏他日將

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蠻彘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內晉國卒剖而爲三則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自遠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彘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彘強矣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黃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爲隣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牝丘之盟春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楚之爲中國患久矣東遷以來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朔

伯以攘彘安夏爲己任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旣會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廢使彘彘得以村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以及于近豈不駸駸乎剝牀及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有陽穀之會相爲犄角以牽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於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日從齊之故與黃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旣視黃而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鐘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爲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

之宇下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庇與國可知矣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牝丘之盟始書公至自會夫楚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魯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國從可知焉商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桓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國都以盟魯鄭陳蔡越八年而以師伐齊取穀至是則盟貫取舒進次于陘之憾悉報無遺嗚呼向使桓公敦不息之誠當楚人伐黃而振旅焉天下事豈至此也或者謂桓公初致江黃之時管敬仲嘗有言矣桓公不從而卒貽禍于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修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之遺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賢君欲自援於蠻貊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蓋深傷之不然言之器不小矣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越入吳強國每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亦可以爲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而於越乘虛以入吳亦可警矣至于黃池之會方與晉侯等長何不虞

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
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後則其虛內事
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嘗謂以力勝人者人
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
岸雞父之戰滅巢滅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日以蠻獫而攻蠻
獫也及其勝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嚮逆自以爲莫能敵己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
一越爲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蘓之棲兆矣豈
不可爲陵人而不顧己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楚之得
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于五戰而造

其國都係累其人民鞭撻其冢墓君居其君之寢大夫處其
大夫之室棄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橫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揚
揚然自以爲得志也不思國內空虛而於越之兵擣其不備
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無乃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乎春
秋書吳入郢而繼之以於越入吳此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
矣吾意吳人爲是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
駕晉而爭伯黃池有會方將逞其梟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
之又躡其後也死灰燃于會稽而太子斃於姑蔑所得幾何
不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而又繼之
以於越入吳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於後也嗚呼吳以力

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強陵之天道
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
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
會黃池宜吳之盛也而於越入吳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躑躅
卒以自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吳不足論也吾於此而爲中
國諸侯悲也當入郢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爲
功吳興而晉遂失伯雋李一敗北嚮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
省也齊衛方助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于邾而晉則惟納蒯
賁伐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爲憂遂使伐陳會魯勢焰
人熾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
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
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見矣
夫失己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媵陳人之婦既
失己矣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
敢敵乎是以牲軟徒陳而反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
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
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
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皆由己以致之况於己爲大夫固當使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罪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之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踰境以媵微者之婦則以尊而臨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胤尊爲東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後爵爲天子之上公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爲盟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稟命于君而專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內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併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殄民果誰之所致乎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

當書而春秋特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失已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乎曰魯則失矣三國亦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蕞爾大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俛首與之共歌既歌之後而以兵刃臨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虐無辜以黷威武不義甚矣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夫以

商人之不義且能卻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終乎然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爲伯主於是乎有慙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圍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佚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爲而况作於患難之時乎是故成魯邑也而疆臣據焉定公欲墮其城而親帥師徒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奈何告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圍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圍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

